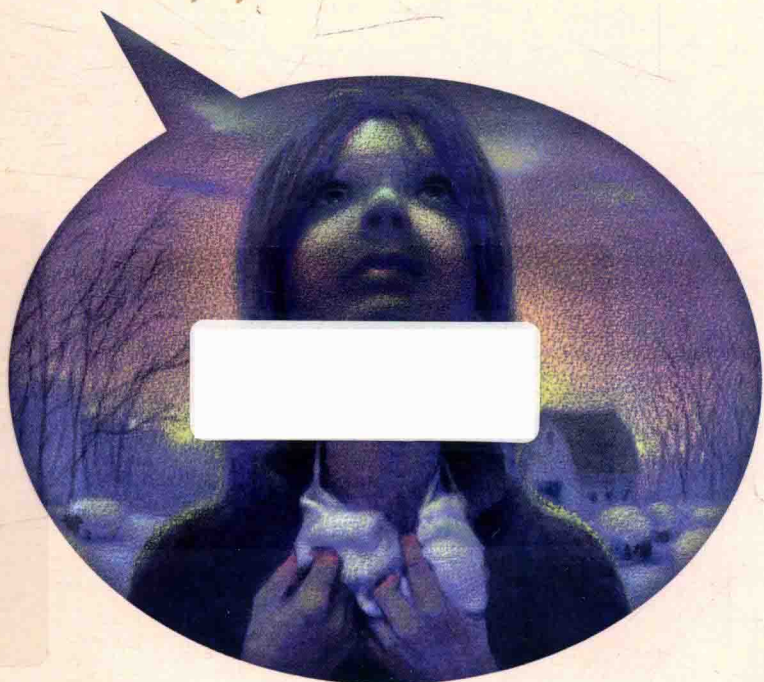


妮尔的天空

“快回去！”我透过纱布口罩叫喊道。这东西裹在我脸上差不多有一个礼拜了……

牧场的另一边，小羊们聚成一团，挤在牧场前的一个角落里，除了那只孤零零地躺在冰冷地面上的小羊。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向地上那只羊，期待它还有一丝生的挣扎的迹象，但它毫无动静。



[美] 凯伦·海瑟 著
齐婉婷 译

妮尔的天空



「美」凯伦·海瑟 著
齐婉婷 译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妮尔的天空/(美)海瑟著;齐婉婷译.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4.6(2016.5重印)

(不老泉文库)

ISBN 978-7-5391-8754-9

I. ①妮… II. ①海… ②齐…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8685号

PHOENIX RISING

First published b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LC

PHOENIX RISING by Karen Hesse

Copyright ©1994 by Karen Hes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12-405

妮尔的天空/(美)凯伦·海瑟 著 齐婉婷 译

编辑统筹 魏钢强

责任编辑 唐明霞

美术编辑 王 桥 陈思达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3次印刷

印 数 25,001-30,000册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6.5

插 页 1

书 号 ISBN 978-7-5391-8754-9

定 价 18.00元

赣版权登字 04-2014-17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12056

妮尔的天空

“快回去！”我透过纱布口罩叫喊道。这东西裹在我脸上差不多有一个礼拜了……

牧场的另一边，小羊们聚成一团，挤在牧场前的一个角落里，除了那只孤零零地躺在冰冷地面上的小羊。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向地上那只羊，期待它还有一丝生的挣扎的迹象，但它毫无动静。”



[美] 凯伦·海瑟 著
齐婉婷 译

妮尔和外婆生活在北哈佛山下的一个农场。库克郡一场突如其来的核泄漏事故让她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冷冰冰的口罩、被污染的食物、无休止的疏散和警报，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疑充斥着她的生活。

此时，外婆竟然又收留了由于核辐射造成、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十五岁少年埃兹拉和他的妈妈。母子俩住进了妮尔家后面那间卧室。那间卧室是妮尔的妈妈和外公病逝的地方——妮尔从不踏进那个房间。

十三岁的妮尔，该如何面对徘徊在生死边缘、需要人照顾的埃兹拉……她，又能否从她所爱的人相继离开的伤痛中获得新生呢？

海瑟以其精湛的写作技巧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希望**和**爱**，**毁灭**和**重生**的现代故事。

——学校图书馆杂志 星级书评

海瑟**朴素、简洁**的笔法使她的探索和写作给人以更强烈的心灵冲击。——出版者周刊 星级书评

上架建议：
美国现代儿童文学经典



麦克米伦世纪童书

ISBN 978-7-5391-8754-9



9 787539 187549 >

定价：18.00 元

妮尔的天空



「美」凯伦·海瑟 著
齐婉婷 译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献给经历过三里岛核泄漏事故的孩子。

献给经历过车诺比尔核电厂事故的孩子。

献给我们所有经历过核事故的孩子。

妮尔的天空



第一章

我猛地向前甩动胳膊，朝小树林方向扔了块石头。小石头贴着瑞普雷·鲍尔斯家的狗——泰若斯的身子，落在它面前。距离掌握得很好，我并不想伤到那条狗，只不过想赶跑它。

“快回去！”我透过纱布口罩叫喊道。这东西裹在我脸上差不多有一个礼拜了。我冲那条狗晃一晃拳头，“回家去！泰若斯！”

泰若斯吠叫着跑进了树林，它的尖叫声穿透十一月干冷的空气，回荡在山谷中。

牧场的另一边，小羊们聚成一团，挤在牧场前的一个角落里，除了那只孤零零地躺在冰冷地面上的小羊。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向地上那只羊，期待它还有一丝生的挣扎的迹象，但它毫无动静。

“该死的狗！”我皱着眉，抬起手臂把头发捋到脑后。

“都怪瑞普雷，没拴好泰若斯，让它乱跑！”站在一旁的蒙茜说。

只要逮着机会，瑞普雷家的狗就会挣脱绳子到处乱跑。就算它不在我家牧场里撒野，也会去别处惹是生非。有一次，瑞德·杰克逊竟然一路找到库克郡才找到了它，从这里一直向南翻山越岭，跋涉了四十英里。那时，库克郡还存在。

蒙茜把背包扔在我的背包旁边，跟在我后面，一同穿过荒凉的十一月的草地。她的腿短而弯曲，在这块土地上艰难前行。

凭借一双长腿，我跨过带电围栏，来到小母羊们中间。蒙茜仍留在牧场外面。

当我走近那头躺在地上的小母羊时，那群小羊挤得更紧了，惊恐地朝围栏远处涌动。羊儿们的呼吸加快了，呼出的水汽形成一朵云，盘旋在羊群上方。

我跪在地上，看着面前浑身是血的小母羊，内心一时无法平静。这些天来，我最怕的就是核辐射，每个人都怕核辐射！但是，多年的牧场生活经验告诉我，并不是核辐射杀死了这只羊。它的尾部、喉咙均被撕裂，内脏也暴露在外。一股愤怒涌上心头，口罩也伴着急促的呼吸起伏。

我们昨天才把这些羊从羊圈里放出来，尽管库克郡那边的核辐射仍然在外泄。

因为担心羊群受到辐射，之前我们一直把它们关在羊圈里，却从没想过放出来后会遭到恶狗的偷袭。

“妮尔，”蒙茜问，“那只羊死了吗？”

“嗯。”

“谁干的？”

与我对核辐射的担心相比，蒙茜·哈里斯和她的家人对辐射的担心简直超乎寻常，犹如惊弓之鸟。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一直关注着收音机里的报道。虽然播音员们一再宣称我们是安全的，我们也情愿相信他们，但哈里斯一家还是害怕得不得了。他们尤其担心蒙茜，因为她的个子太矮小了。

“泰若斯干的，”我告诉蒙茜，“只会是它！”

转身离开“凶案”现场，我望着远处鲍尔斯家的牧场，握紧了拳头。

瑞普雷的身影还未出现，他吼叫他们家狗的声音先传了过来。他就知道吼，仿佛吼叫是他说话的唯一方式。

吼声未落，瑞普雷就从树林里钻了出来。他个头儿很高大，不像是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儿。他两腿分开，站在杂草丛生的田埂上。那是他家的地畔。泰若斯在他脚边摇着尾巴，尖尖的嘴巴和鼻子上还带着血迹。

瑞普雷把他的防辐射口罩顶在脑门儿上——他是我所认识的唯一一个不情愿整天戴着口罩的人。他将胳膊交叉抱在胸前，望着我和蒙茜。“泰若斯弄死了你家一只羊？”他傲慢地朝我们喊道。

“废话！”

“你干吗不再弄条警卫犬啊？”

“你干吗不拴好你的狗呢？”我搭在胯骨上的手不由得捏紧了。

瑞普雷在路那边瞪着我。即便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我仍能清楚地看到他那只有毛病的眼眶耷拉着眼皮。他伸出手，抓挠着被口罩带子勒着的后脖颈儿。

“真希望那口罩能憋死他。”我低声咕噜着，“我发誓，我真想！”

“妮尔！”蒙茜的声音让我冷静下来。

蒙茜没错。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儿，就算能耐再大，也不可能打得过瑞普雷·鲍尔斯这样的人物——他太高太壮了！

可是我真的忍不住，看着他那副嘴脸，就觉得血直往脑门儿上涌。

瑞普雷往前迈了半步，扯掉口罩，扔到斜坡下的路上。

看来他还真想打一架了！我赶紧吹响口哨，召唤我的狗凯勒布。凯勒布是一条边境牧羊犬，个头儿不高，一身黑白色的光滑皮毛，跑得却很快。眼前瑞普雷的架势不禁让我担心，如果有凯勒布在跟前，我心里可能会踏实些。可是它却没有应声出现，大概是和外婆一起待在屋里了吧。

此时此刻，我的身边只有蒙茜。十一月的阳光乏力地照在她稻草般金黄的头发上，就像照在菜地里的卷心菜上一样。短腿蒙茜就那样站着。透过防护口罩，我甚至能听

见她重重的呼吸声。

“别管瑞普雷了。”她说，“你应该赶紧告诉你外婆死了一只母羊，她会立刻给瑞德·杰克逊打电话的。”

每年的全镇集会上，北哈佛山的居民都会选瑞德·杰克逊做镇长。就是他，在事故发生后，给大家伙儿弄来了辐射探测器和防护口罩。

每当有羊意外死亡，瑞德都会来现场勘查一番。如果羊是被狗而不是被土狼咬死的，就会由公家出钱赔偿牧民的损失。一般来讲，只有狗才会撕咬羊的尾部，而土狼则会钳咬喉咙。细察这次死羊的情形和泰若斯脸上的血迹，这条狗肯定难脱干系。

我转身大步跨过围栏，出了牧场，回到蒙茜跟前。瑞普雷阴沉着脸。

“嘿！蒙小胖，你的脑子最近有长进了吗？是不是多亏有这点儿核辐射，你反而能变得正常点儿啊？”

我怒不可遏地朝瑞普雷冲过去，可蒙茜把我拉了回来。

“二加二等于几啊，蒙小胖？”瑞普雷接着喊道。

站在坑坑洼洼的草地上，蒙茜挪了挪位置，但一直紧紧地抓着我。当我猛地甩开手臂时，一不提防，她站立不稳向后跌倒在带电围栏上。她的手臂擦过滚烫的电线，突然的刺痛几乎让她跳起来。

瑞普雷一边大笑，一边指着蒙茜，“妮尔·萨姆纳，你说你干吗要跟那个小矮人混呢？”

他的腔调阴阳怪气，这句话听起来尤其刺耳。

我忍住没搭理他。

“你还好吧？”我问蒙茜。

蒙茜的右臂紧紧地贴在胸前，淡蓝色的眼睛里噙满泪水。透过眼镜，那双眼睛显得更大了。

“我要杀了他！就这样冲过去杀了他！”我转身看着瑞普雷。

“不要这样，妮尔。”蒙茜走近我，小声说道。她抱着受伤的手臂。

瑞普雷仰头吐了一大口痰，那团东西在空中画了个弧线，最后落在我们中间的那条土路上。我又往前迈了一步，蒙茜立刻伸出左手，想把我往回拉。

就在这时，瑞普雷的狗似乎闻到后面的小树林里散发出某种味道。它抬起头，开始狂吠起来，然后迅速跑进林子里，消失了。瑞普雷一边大声叫唤着，企图把泰若斯唤回来，一边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追。

我感到一股怒气直冲头顶，就像喷发的泉水那样难以阻挡。我大踏步往前走，想穿过那条土路。

“算了吧，妮尔。”

蒙茜跌跌撞撞地跟在我的后面，两条短腿在高低不平的斜坡上费力地挪动着。

“你打不过瑞普雷，妮尔。没人能打得过他，算了吧。”

我猛地回过身来，“我能……”